

原碑文之第一行



圖一 五代—北宋 夢瑛《篆書千字文》剪裝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原碑文之第二行(右)、第三行(左)

千字傳千古—— 夢瑛《篆書千字文》

盧素芬

「千字文」是以儒學理論為綱，穿插諸多天文、地理、歷史、典章與法制等常識的童蒙讀物。自南梁問世以來，便是士人的人生必讀書。然而，這篇使儒家思想根植人心的媒介，在書史上的遞傳卻是由僧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最廣為人知的是隋代智永以真、草二體寫了八百餘本「千字文」，分送江東諸寺，散於世間。本文中將談的是，另一位北宋僧人夢瑛的《篆書千字文碑》，此方字書格式的碑，以篆書為主、楷書釋字，而這也是現存最早的千字文碑。

故宮所藏釋夢瑛（十世紀中後期）

《篆書千字文》拓本（圖一），（註一）是一件北宋重要的碑刻書蹟。由於此件為剪裝本，欲窺全貌，首將略述其原碑樣貌。（註二）原碑石現存於西安碑林，螭首龜趺，高三二七、寬一〇三公分。此巨碑是當時頗重視文教的「永興節度使」吳廷祚（九一八—九七二）出資所建，因而製作也相當精

美。碑石正面刻有夢瑛《篆書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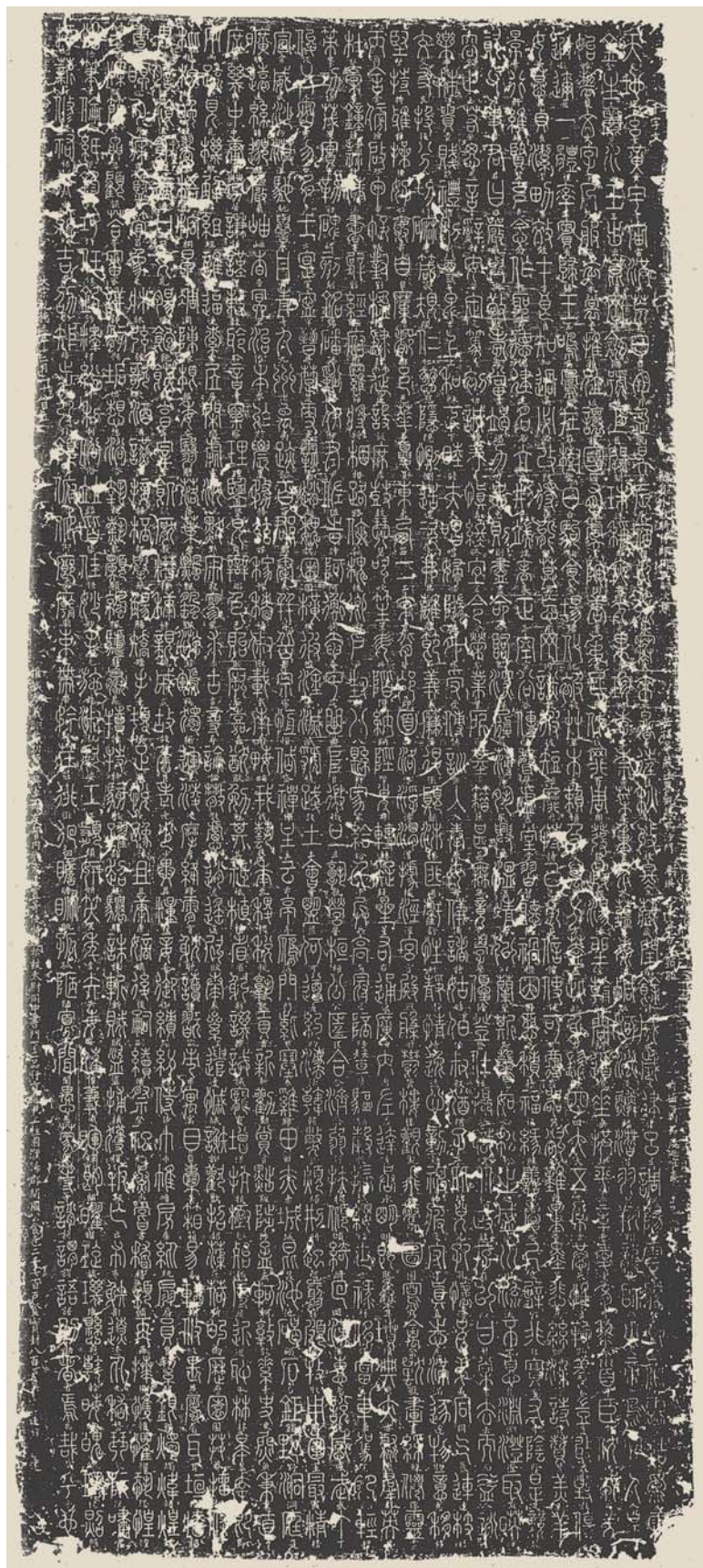
文》，二十五行，每行四十字（圖二）。並由另一書家袁正己（十世紀中後期）在篆字下逐一釋以楷書。此碑書於宋乾德三年（九六五），但碑陰《篆書千字文序》（圖三）並非同時製作，而是兩年後陶穀（九〇四—九七〇）應夢瑛之請託而撰，由皇甫儼（十世紀中後期）以楷字書之。文

二十一行，每行三十五字。夢瑛以源

於唐代李陽冰（約七一三—七八七）的「玉箸篆」書此《千字文》，而袁正己與皇甫儼的楷書則是唐初歐陽詢（五五七—六四一）風格的傳承，一方碑石同時保留了北宋初期篆書與楷書兩種書體發展狀況，彌足珍貴。以下除了述介夢瑛其人其書，並將此件置於「千字文」題材的脈絡中，一窺



圖三 五代—北宋 夢瑛 《篆書千字文序碑》碑陰
碑陰是兩年後陶穀應夢瑛之請託而撰，由皇甫徽所書。



圖二 五代—北宋 夢瑛 《篆書千字文碑》碑陽
此字書格式的碑，篆書下以楷書釋字，原碑二十五行，每行四十字。

北宋初期以篆字書寫千文的情形。
釋夢瑛其人其書

釋夢瑛生處於北宋皇室崇尚佛教的時代，僧人倍受禮遇。再加上朝廷因正定文字的需要，推動字學發展，其精研字學的專長，更造就了其崇高的地位。然而，名重一時的

夢瑛，其生平的記載卻十分簡略，大致可知是夢瑛，法號宣義，籍衡州（今湖南衡陽），二十歲左右開始活躍於汴梁、洛陽、長安等地，一生輝煌事蹟有二：（一）「太祖」（詳文於後）簾前賜紫，這是當時僧侶的至高榮譽。（二）因善書而受

不世之寵，與當世名流往來密切並有贈詩。

以上對夢瑛的認識，大致源於朱長文《墨池編》卷十，這成書於宋治平三年（一〇六六）的文獻如是說：

釋夢瑛，衡州人，效十八體書，尤工玉箸。嘗至大梁，太宗召之簾

前，錫（賜）紫服。去游終南山。當世名士如郭恕先、陳希夷、宋翰林白、賈大參黃中之儔，皆以詩稱述之。師號宣義。其後廬山僧穎彬學王，關右僧夢正學柳，浙東僧宛基學顏，亦為時人所稱。

然而，寥寥數語的《墨池編》成書時間與夢瑛活動年代晚了半世紀以上，疏漏與錯誤都在所難免。所幸，現存於西安碑林中，除本文主題的

《篆書千字文碑》外，還保留夢瑛另五方的碑刻，以下再加一僅見於文獻的書作，合計七件將之編年排序，並由碑刻中所透露出的信息，略舉數例印證並修正《墨池編》之資料：

（一）太祖（九六〇—九七六）時期
· 《篆書千字文碑》，乾德三年（九六五）。

· 《篆書目錄偏傍字源碑》，書寫年代為九六一—九七五之間。（註三）
· 《張仲苟抄高僧傳序碑》，書寫年代為九六〇—九六七之間。（註四）

（二）太宗（九七六—九九七）時期
· 《重書程浩夫子廟堂記》，太平興國七年（九八二）。（刻於《十八體篆書碑》之碑陰，原置於陝西扶風縣門外）



《篆書賜紫沙門夢瑛》
 夢瑛九歲最高作沙門
 賜紫沙門夢瑛是耀時門
 六夢瑛前是耀時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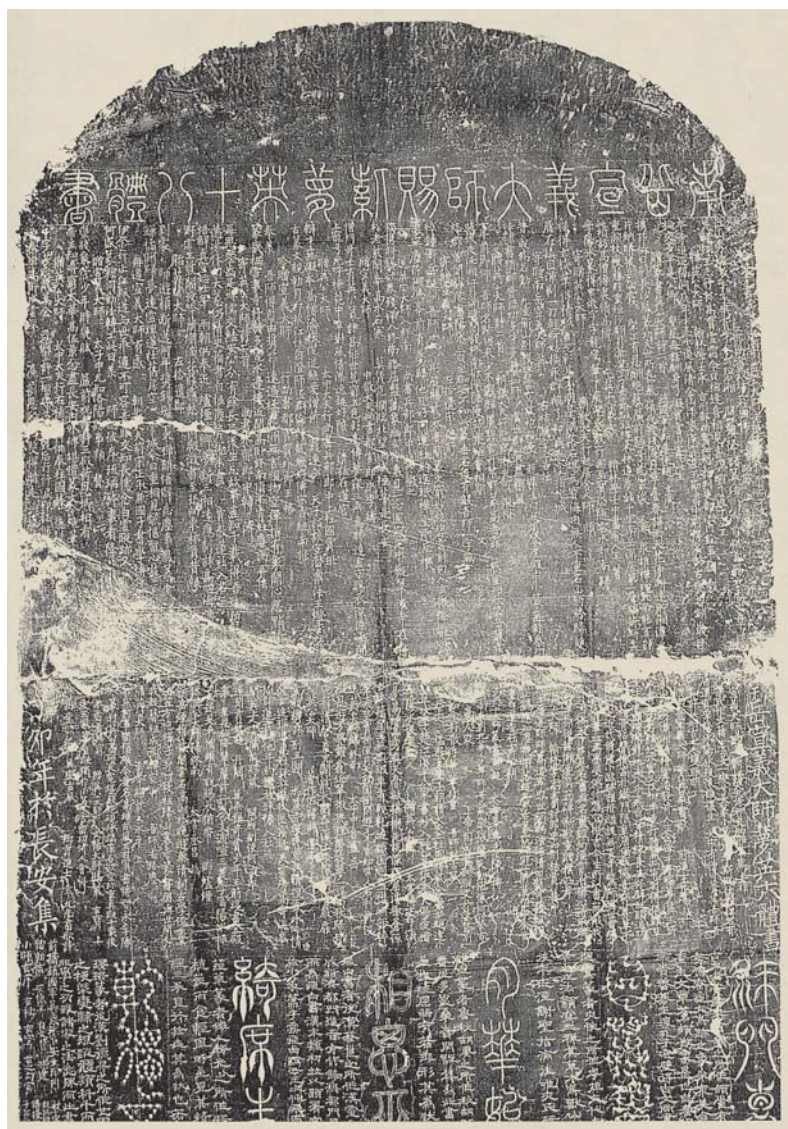
賜紫」的殊榮，則應不止十九歲。這篇最常為人所引用的《墨池編》，雖提供了不少夢瑛生平大略的資料，但從前文將其書作排序的比對下，發現其中提及「太宗」召之簾前，賜紫服。」顯然不合情理，因夢瑛重要作品多在「宋太祖」時期已完成，若遲至「宋太宗」時才有「簾前賜紫」的殊榮，

從〈十八體篆書碑〉宋溫舒「十九形廷賜紫衣」和〈贈詩碑〉何承矩「聞英上人十九簾前賜紫」，皆可得知夢瑛少年得志，十九歲即受皇帝召見而有「簾前賜紫」之榮耀。而本文所要探討的這方夢瑛存世最早的作品〈篆書千字文碑〉，其碑題稱「南岳講華嚴法界觀賜紫沙門夢瑛篆并古文題額」，則更具體地提供考其生年的線索。此方書於乾德三年（九六五）的碑已稱「賜紫沙門」（圖六），所以此碑必書於十九歲之後，其生年也可據此推為十世紀中期之前。

而《墨池編》之後的文獻皆從其說，有關的研究也以訛傳訛地引用。所幸，路遠先生在其《夢瑛事蹟考述——以碑林藏贈夢瑛詩刻石為線索》一文詳加考證，從諸多贈詩中考其遊歷，並把梳出諸如〈十八體篆書碑〉中穎贊「三殿荷恩卿相看，兩朝承寵帝王知」，詩中所指「兩朝」並非宋代的「太祖」、「太宗」兩位皇帝，而應理解為「後周」與「宋」兩朝。因此「簾前賜紫」的事蹟年代應推得更早，而將《墨池編》所載「宋太宗」（九七六—九九七）時「簾前賜紫」，重新考訂為後周之「太祖」（九五—九五四）。不過，宋太宗是崇佛有名的皇帝又酷愛書法，夢瑛以一精通書法的僧人身份在太宗朝受恩寵，被召見、賞賜之事蹟應屬實。而太宗時期，夢瑛書學地位的舉足輕重，亦可略舉一例為證，著名的唐顏真卿（七〇九—七八五）〈顏氏家廟碑〉遷移至文廟時，受命書記者正是當時最具聲名的夢瑛。此碑跋文云：「：乃命南岳夢瑛大師秉筆書記，時太平興國七年（九八二）八月二十九日移。」

雖然夢瑛卒年未可考，但直至真宗初年也還有活動的記錄：咸平元年（九九八）有〈回山重修王母宮記碑〉見之於文獻，而這時期最值得關注的是，僧正蒙所書〈贈夢瑛詩碑〉，立於咸平元年；書於太祖時期的〈說文目錄偏傍字源碑〉，也於咸平二年（九九九）立碑。前者收錄眾多當世名士的贈詩，彰顯了夢瑛晚年德高望重的實況，後者則是夢瑛宣示在篆書史上「繼往開來」的標竿，為其書法造詣畫下了完美的句點。從〈十八體篆書碑〉中韓溥贈詩「悟解真空始壯年，兩朝供奉近爐烟」、或〈贈夢瑛詩碑〉中鄭起的「玉殿承恩四十年」等詩句，都印證夢瑛自「後周太祖」時，因「簾前賜紫」而崛起，歷經了北宋三位君主，雖改朝換代始終聲名不墜。

縱觀夢瑛一生，雖為方外之人，卻周旋於當時名流之間，不少書蹟又為當代權傾一時的地方官立碑。看似夢瑛因位顯，而沒有淹沒於歷史的洪流之中，事實也不盡然，其人用功甚勤應是留名的主因，「於夏之日、冬



圖四 五代—北宋 夢瑛 〈十八體篆書碑〉局部 上方兩欄贈詩計29人33首，皆為當時名士所作。

（三）真宗九九八—一〇二二時期
 〈回山重修王母宮記〉，咸平元年（九九八）。〈僅見於徐珂《清稗類抄》〉
 〈說文目錄偏傍字源碑〉，立碑於咸平二年（九九九）

（四）年代不詳
 〈華麗法界觀殘碑〉（原置於西安新城西門外）
 《墨池編》所載夢瑛的籍貫是衡州，與〈篆書千字文碑〉碑陰的陶穀序中所稱「荆楚之開士」吻合。而上列舉六方傳世碑刻中即有三方為篆書碑，其中之一為〈十八體篆書

碑〉，也印證了對夢瑛書藝之描述「效十八體書，尤工玉箸」。至於文中提及「當世名士，以詩稱述夢瑛」，碑林中更有兩贈詩碑可佐證。其一是乾德五年（九六七）夢瑛〈十八體篆書碑〉（圖四）上方兩欄共收錄二十九家三十三首，另一為咸平元年（九九八）所立，僧正蒙所書〈贈夢瑛詩碑〉（圖五），收錄三十二家三十三首，因兩碑的詩家、詩作或同或異，除去一詩兩刻的情形，總計實為三十九家、五十六首詩。雖然夢瑛本人名不見於正史，然而贈詩者多為新舊《五代史》、《宋史》有傳的朝士，其中在書史上為人所熟知的有郭忠恕（九一七—九九七）、蘇易簡（？—九九六）、李建中（九四五—一〇二二）等。（註五）

儘管將這些贈詩譏為言過其實的言論，屢見於許多文獻。例如，米芾（一〇五一—一一〇七）《書史》中說：「夢瑛諸家篆皆非古，失實一時，人又從而贈詩，使人愧笑。」但詩中的內容，卻也隱藏了有關夢瑛的生平線索。首先是夢瑛生年的推斷，

之夜，未嘗不揮毫染素，乃至千百幅，反正無下筆之所，方可捨諸，及手肘胼胝，了無倦色。」（《篆書目錄備〈千字源碑〉自序》。而路遠先生在其研究中提出一點，更值得吾人注意的是，夢瑛參與了為西安碑林最初的奠石過程，為正在形成的碑林作過貢獻，也是這位北宋篆書發展的代表書家，在

書法史上較為特殊的地位。

現存最早的千字文「碑」

相傳隋代智永寫了八百餘本千字文，江東諸寺各施一本，以驚人的龐大數量廣佈流傳；甚至至宋徽宗宣和年間（一一一九—一二二五）編撰的《宣和書譜》所載內府也還保留了七

卷，但卻遲至宋大觀三年（一一〇九）才將之刻石立碑。而在這鼎鼎大名的〈關中本千字文〉（明代遷入西安碑林）立碑之前，現存最早見於碑刻的「千字文碑」，可能就屬這方宋乾德三年（九六五）所刻的夢瑛〈篆書千字文碑〉了！

因夢瑛〈篆書千字文碑〉可能為



圖五 北宋 僧正篆書〈贈夢瑛詩碑〉 原碑文六欄，刻有當時名士32人33首贈詩。

最早的千字文「碑」，故首將從「碑」的觀點來談。「千字文」由於篇幅長，碑的形制上有很多變化，以下略舉現存西安碑林中，三方同為北宋時所立的碑，從形制、尺寸比較。此碑長三二七、寬一〇三公分，比長二六八、寬九七公分的智永〈關中本千字文〉大了許多；因夢瑛碑尺寸大，足夠全篇皆刻於正面，碑陰另有序文，形式完備；智永碑尺寸小些，全文分刻兩面，正面六列，另有二列則續刻於碑陰，規模上略遜一籌。此外，巨碑的豪華也反映在碑底座，夢瑛碑是龜趺，智永碑僅為簡單的方座。另有一方刻於宋元豐三年（一〇八〇）的〈唐張旭草書千字文〉（立碑的時間介於二者之間，明代遷入西安碑林），則是將全文刻於很多不同的石碑，現殘存六石。而在書體上也異於前二者的二體並陳格式，是為通篇狂草。總之，夢瑛此碑在同為北宋所立的三方千字文碑中，形式完備、製作精美堪稱居冠。

最值得關注的是，千字文原只是教兒童習字的童蒙書，在書史上雖不

乏成為名蹟，但基本上是習書者日常書課為多，著名的例子如明代文徵明（一四七〇—一五五九）每朝必寫千字。再從《宣和書譜》的體例來說，歷代書家「千字文」皆列於所有品目之末，地位僅略高於臨書作品。（註六）而〈篆書千字文碑〉卻由官方製為豪華巨碑，別具意義。夢瑛的傳世篆書碑另有〈十八體篆書碑〉、〈篆書目錄偏旁字源碑〉等，也都是寫字範本題材的性質。北宋初，京兆地方官不僅將倒棄於郊野的唐代名碑向文廟遷移，還將當時像夢瑛這類篆書的書作刻於文廟之中，宋初篆書發展狀況值得探究。

篆書寫千文的傳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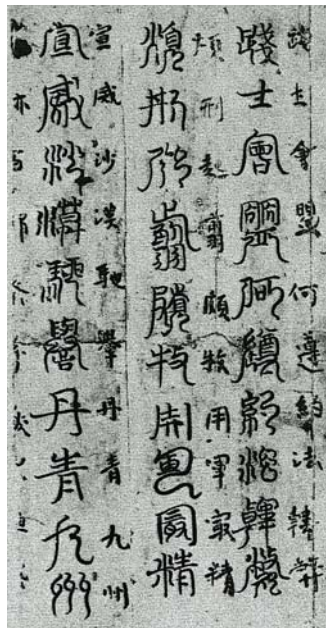
書法史上第一個使「千字文」成為一重要題材的智永，以真、草兩體並列方式書之。夢瑛〈篆書千字文碑〉，卻是以篆體為主，楷書釋字的字書格式呈現，釋字的書家袁正己於右下有署款「袁正己隸書」（此為承襲唐以前習慣將「楷」稱為「隸」）。夢瑛雖擅於篆書，卻也兼善各種書

體。「隸外攻虞又攻柳，率更行體兼而有。」（見〈十八體篆書碑〉宋白的贈詩）為何釋字的楷書非夢瑛自書？依筆者之管見，類此兩書家雙璧輝映的呈現，益顯此碑之慎重其事。《石墨鐫華》提及袁正己以歐陽詢風格的楷書聞名：「袁正己習歐陽更法，隸（楷）書方勁，非嘉祐後人所及。」在當時亦時有為其他書家書寫釋字，如乾祐元年四月的郭忠恕〈大藏經音序〉即為一例。然而，有必要一提的是，碑文中「節義廉退，顛沛匪虧」一句，夢瑛的篆書「退」字正確，袁正己卻將「退」字誤釋為「很」字，（表一）



表一 夢瑛篆書「退」字，袁正己將之誤釋為「很」字。

陶穀〈篆書千字文序〉，甚將之推崇為「陽冰死，而夢瑛生。」從夢瑛兩方篆書碑與摹刻的李陽冰〈三墳記〉比較，或可揣摩一二。由表二中「東」、「史」等字為例，確實頗有神似之處；以「長」、「思」、「止」三字來說，〈篆書目錄偏傍字源碑〉較〈篆書千字文碑〉空間結構勻稱，漸趨佳境。不過，〈千字文碑〉的「甲」字近古形與陽冰同，但至較晚的〈字源碑〉「甲」字形反有訛誤的現象；「老」字則在兩方碑都出現錯誤的寫法，夢瑛力追李陽冰，似有不逮之處。但總體來說，〈千字文碑〉結字修長、用筆勻細瘦勁，但稍嫌纖弱；而書寫年代較晚的〈字源碑〉書風就與李陽冰較接近，可見其力追李陽冰而書藝精進的軌跡。



圖七 敦煌《篆書千字文殘卷》局部法藏P.3658號 由此可見夢瑛之前篆書寫千文，有一定程度的流傳。

從多達五十六首的贈詩，確實反映了夢瑛有著眾多當代名士的加持，然而卻難抵歷史嚴厲的批判，編纂於百餘年後的《宣和書譜》，不但未將夢瑛之名列入，並還特別說明以夢瑛為恥：「若夢瑛之徒，為種種形似，遠取名以流後世，如所謂仙人務光偃薤之篆，是皆不經語，學者羞之，茲故不錄。」姑不論書史上評論的兩極化現象，是對夢瑛是過度吹捧？或過於嚴厲批判？這樣的認知是必要的，篆書雖不是宋代書法的主流，但無可否認夢瑛以「玉箸篆」擅譽一時，確實是宋初書法史不可忽略的部份。倘使吾人再從夢瑛的個例進一步地追索宋初篆書的發展，不可不謂興盛，不僅有碑刻書蹟流傳，更值得注意的是，有關篆書著述頗豐，並積極摹刻過去名蹟，略舉數例如下：

(一) 郭忠恕著有《汗簡》、《佩觿》，重要書蹟有〈三體陰符經碑〉、〈小字說文字源〉。

(二) 徐鉉受太宗命校正《說文解字》，書蹟有《溫仁朗墓誌篆額》等。

(三) 徐鉉之弟徐鉉（九二〇—九七

	千字文	篆書目錄偏傍字源	三墳記
東			
史			
長			
思			
止			
甲			
老			

表二 李陽冰〈三墳記〉與夢瑛〈篆書目錄偏傍字源碑〉比較 夢瑛篆書源於李陽冰，被推崇為「陽冰死，而夢瑛生。」

應是這類合作書跡的一點小瑕疵（註七）。不過，整體而言，篆書才是此碑的主體，而碑陰的陶穀在〈篆書千字文序〉中有云：「禪師智永，遺蹟斯在，遂伏膺肄業，自我作式，易銀鈞為玉筋，代隸字以古文，工隨歲深。」事實上，以篆書寫千字文在夢瑛之前早已有一深遠的傳統，陶穀所言「自我作式」一詞實有待商榷。從智永的時代說起，據《隋書》經籍志的記錄，已有〈篆書千字文〉的名目。於《宣和書譜》中所收錄，藏於御府中篆書千文書蹟在唐代計有李陽

冰、衛包、唐元度、釋元雅等，而北宋篆書大家徐鉉（九一七—九九一）名下也有二件。此外，歐陽修在《六一題跋》中，載有〈王文秉小篆千字文〉；釋文瑩（一三七〇—一四一五）《續湘山野錄》提及有名為仲賢者常篆千文：「仲賢師徐鉉小篆，常篆千文以示鉉，其字不出一中指之甲。」又，孫景璠於太平興國八年（九八八）時以篆千字文為五十餘體獻太宗，也是與夢瑛同時代的篆書千文作品。至於，與夢瑛交情匪淺的郭忠恕曾作篆書千文，亦可見之於《金石林地時地考》的記載。而除了這些見於文獻的

「千字文」名蹟外，敦煌所發現的「千字文」抄本中，也有篆書千文，如法藏《篆書千字文殘卷》，雖夾雜古文、楷隸結構、訛體、俗字入篆書（圖七），但由此證明夢瑛之前，篆書寫千文有一定程度的流傳（註八）。夢瑛所擅長的「玉箸篆」可溯源自唐代李陽冰，而夢瑛對自己的篆書更以李陽冰傳人自詡。這可見於其〈篆書目錄偏傍字源碑〉的自述：「自陽冰之後，篆書之法，世絕人工，惟汾陽郭忠恕共余繼李監之美。」「使千載之後，知余振古風，明籀篆，引工學者取法於茲也」。而

瑛偏傍全依林罕《小說》，而郭忠恕卻認為《小說》宜焚。或亦有研究者認為文中「何人知之？英公知之，不宣。」一句語含譏諷，是郭忠恕對夢瑛字學涵養的質疑。以表三〈千字文碑〉的「賊」字為例，夢瑛所書確實偶有訛字的情形。然而，我們也未必須如此解讀二人之間的關係，應是相互激勵共同締造了北宋篆書發展不可忽略的一頁。

不過較令人不解的卻是，為何年齡相仿、同是活躍於北宋朝廷的另一篆書家徐鉉與郭忠恕、夢瑛之間，卻找不到交遊記錄？從徐鉉之言論，或可提供些蛛絲馬跡，於《說文解字篆韻譜》序中提及：「嗚呼氏之玄旨，正陽冰之新義，折流俗之異尚，文字之學善矣盡矣。」此外，《說文解字》卷十五，又說：「唐大歷中李陽冰，篆迹殊絕，獨冠古今，自云：『斯翁之後，直至小生。』此言為不妄矣，於是刊定《說文》，修正筆法，學者師慕，篆籀中興。然頗排斥許氏，自為臆說，夫以師心之見，破先儒之祖述。豈聖人之意乎？今之為字，學者



圖九 五代—北宋 夢瑛《篆書千字文》碑額 碑額通常以古書體書寫，或講論頌崇拜之遺留。

從題額看其書學軌跡
問題再回到這方《篆書千字文碑》高達三百多公分巨碑的全貌，此碑由碑額（圖九）、碑身、龜趺組成。碑上署名「南嶽講華嚴法界觀賜紫沙門夢瑛篆并『古文』題額」，一般碑額習慣上以「篆書」古字體塑造出碑額之典重地位，而碑額上「篆書千字文」（九六五）五字，為與內文的「玉箸篆」有所區隔之，以一種類似柳葉篆的「古文」書之。似乎是預見了兩年



表四A 夢瑛《十八體篆書碑》的「柳葉篆」，在夢瑛《篆書千字文》碑額已可見端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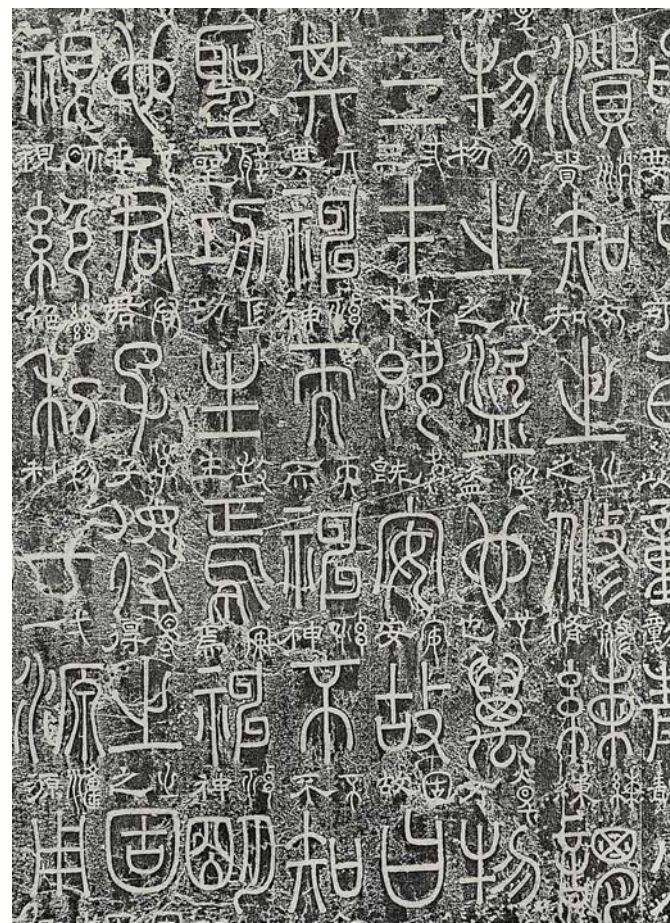
有必要作偽刻嗎？

從以上論述知夢瑛此方《篆書千

亦多從陽冰之新義，所謂貴耳賤目也。」郭忠恕與夢瑛標榜李陽冰的傳統，徐鉉卻不以為然：「今之為字，學者亦多從陽冰之新義，所謂貴耳賤目也。」宋初篆書的發展，其實存在著不同路線之爭，益顯其百花齊放的盛況（註九）。

三體陰符經				
篆書千字文				
三體陰符經				
篆書千字文				

表三 創作時間僅一年之差的夢瑛《篆書千字文碑》與郭忠恕《三體陰符經》，結字與用筆都相當接近，皆源於李陽冰。



圖八 五代—北宋 郭忠恕《三體陰符經》(966)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郭忠恕的《三體陰符經碑》（九六六）（圖八）是談到夢瑛《篆書千字文碑》（九六五），最不可錯過的一件重要作品，兩件作品在創作年代上也僅一年之差。二者皆以篆字為主，小字「楷書」或「隸、古文」二體釋字的字書形式，觀其結字與許多細微的特徵，也有著相通之處（表三）。夢瑛在《篆書目錄偏旁字源碑》自述：「自陽冰之後，篆書之法，世絕人工，惟汾陽郭忠恕共余繼李監之美。」另一方面，從郭忠恕寫的《郭忠恕致夢瑛書》，亦可見二人共同的信念：「與師金蘭敦義，香火修因，飛杯容許於醉狂，結社不嫌於心亂，共得陽冰筆法、同傳史籀書蹤。常痛屋壁遺文、汲塚舊簡，年代浸遠，謬誤滋多，賴與吾師同心正古」（《十八體篆書碑》與《說文目錄偏旁字源碑》皆刻有此文）。而其他碑版也有二人交遊的見證，如在夢瑛《張仲荀抄高僧傳序》行書碑上，由郭忠恕篆額。郭忠恕與夢瑛的篆書俱學李陽冰，二人互切互磋，在書學上的看法偶或有異，例如，《郭忠恕致夢瑛書》中提及，夢

夢 瑛							
作 品	篆書千字文	篆書千字文序	夢瑛十八體篆書碑	說文目錄偏傍字源碑	說文目錄偏傍字源碑	夫子廟堂記	贈夢瑛詩碑
年 代	965	967	967	961-975	961-975	982	998
書 家	袁正己	皇甫巖	袁允中	夢 瑛	夢 瑛	夢 瑛	正 蒙

表五 〈篆書千字文碑〉是唯一署名夢「瑛」者，餘皆為夢「英」。

註釋：

1. 「夢瑛」異名「夢英」，因本文所論〈篆書千字文碑〉署名「夢瑛」，故全文統一以「夢瑛」稱之。
2.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、國家圖書館皆藏有全拓。
3. 雖立碑於咸平二年（999），書寫年代經游國慶考訂為當書於961-975之間，〈宋夢瑛集篆十八體書碑及其相關問題〉，頁112。茲從其說。
4. 經路遠考訂為當書於960-968之間，〈夢瑛事蹟考述—以碑林藏贈夢瑛詩刻石為線索〉，《西安碑林全集》，第三函，二十六卷，頁2640-2641。茲從其說。
5. 關於這些當世名士的生平與詩的內容，詳見游國慶〈宋夢瑛集篆十八體書碑及其相關問題〉，路遠〈夢瑛事蹟考述—以碑林藏贈夢瑛詩刻石為線索〉。
6. 以《宣和書譜》卷八為例，唐代陸柬之的條目下，〈千文〉登錄在〈臨蘭亭〉之前，故依其體例，地位比臨摹書作品稍高。
7. 承蒙故宮書畫處何炎泉先生告知，謹此申謝。
8. 另一篆書千文卷是法藏P.4702。
9. 承蒙高明一先生提供寶貴意見，謹此申謝。
10. 直至清高宗在《評鑑閣要》卷七，仍對此加以抨擊：「宋以吳廷祚父名璋避平章，特加同三品注。平章既為國家官階，豈有因臣子私諱，而改之之理？且璋與章亦無涉宋主，此為蓋何名而不知義矣！」

參考書目：

1. 游國慶，〈宋夢瑛集篆十八體書碑及其相關問題〉，《書畫藝術學刊》，第三期，2007。
2. 高嶽主編，《西安碑林全集》，第三函。廣東：經濟出版社；深圳：海天出版社，1999。
3. 路遠，《西安碑林史》，西安：西安出版社，1998。
4. 路遠，〈夢瑛事蹟考述—以碑林藏贈夢瑛詩刻石為線索〉，《碑林集刊》，第十三期，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，2007。
5. 黃啓江，《北宋佛教史論稿》，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97。
6. 蔡翔宇，〈千字文書法之研究〉，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，2004。
7. 莫家良，〈從幾件出土石刻書蹟論宋代書法的若干問題〉，《出土文物與書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台北：中華書道學會，1998。
8. 騰原楚水，《譯注語石·石刻書道考古大系》，東京：省心書房，1978。
9. Ho Chuan-hsing, "The Revival of Calligraphy in the Early Northern Song," *Arts of the Sung and Yuan*, New York: Department of Asian Art,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, 1996, pp. 59-86.
10. Harold Mok, "Seal and Clerical Scripts of the Sung Dynasty," *Character & Context in Chinese Calligraphy*, Princeton N.J.: The Art Museum, Princeton University, 1999, pp. 174-198.



表六 宋太祖時的諱字「朗、敬、縣、匡、庭、眺」，皆未見避諱。

至是文人的文字遊戲。但新學的興起，時代的變遷，此童蒙讀物如今已不合時宜，惟獨在書學上的功用是無法取代與抹殺的。而夢瑛此方〈篆書千字文碑〉歷經千載，依然屹立西安碑林，是此書法藝術寶庫中的一巨冊，更是「千字文」題材傳承中重要的旅程碑。

（本文承蒙何炎泉、游國慶先生多方協助，謹此申謝。
作者為東吳大學歷史系兼任講師

在前文所列舉夢瑛所有傳世的碑版中，只有此〈篆書千字文碑〉署名夢「瑛」，餘皆為夢「英」（表

（一）夢「瑛」或夢「英」？

時，後世對他的「惡評」卻屢見於記載，實沒必要作其偽刻。故筆者亦不敢妄加揣摩，謹附記於下，期待來日能加強論述或補正。

（二）關於避諱的問題

避諱在我文化中有著長遠的傳統，以撰寫碑陰〈篆書千字文序〉的陶穀為例，其遠祖本姓「唐」因避諱的關係而改姓「陶」。宋黃震《古今紀要》卷十七：「陶穀，邠州人，唐後避晉祖諱，改今姓」。然而，檢視此碑既是立於宋太祖時，諱字如

五），尚未找到史料可解釋原因。尤其是此碑陰的〈篆書千字文序〉稱「瑛」，而〈十八體篆書碑〉則稱夢「英」，兩碑同為乾德五年（九六七）所刻，卻有「瑛」與「英」之別，令人不解。

「朗、敬、縣、匡、庭、眺」等（表六）皆未見避諱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出資立碑的吳廷祚，卻因父名「弘璋」避「平章」特將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」加為等同二品（圖十），屢見於記載（註十）。吳廷祚本人如此重視家諱的問題，為何此碑未避當時廟諱？

結語

「千字文」流傳千古，曾是識字的工具，也是生活上數字的編號，甚



圖十一 五代—北宋 夢瑛〈篆書千字文〉立碑者吳廷祚的官名本為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」，因避父名諱改為「同中書門下二品」。

篆書千字文碑額	篆書千字文序	篆書千字文

表四B 碑額習以古書體書之，顯現其典重地位，與碑文、碑陰的標題皆有所區別。